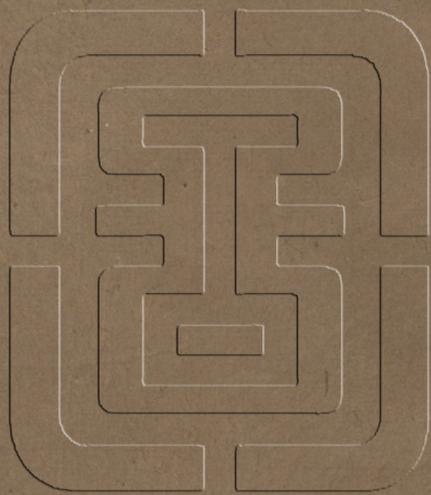


1647



牧齋初學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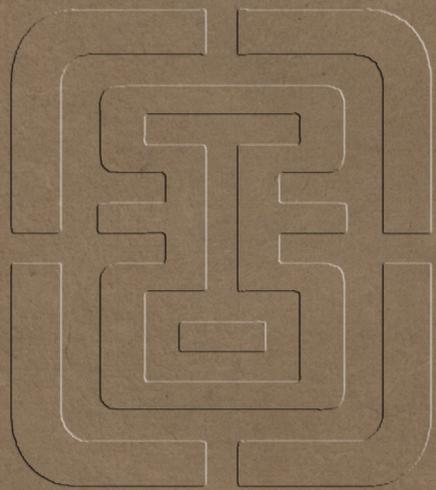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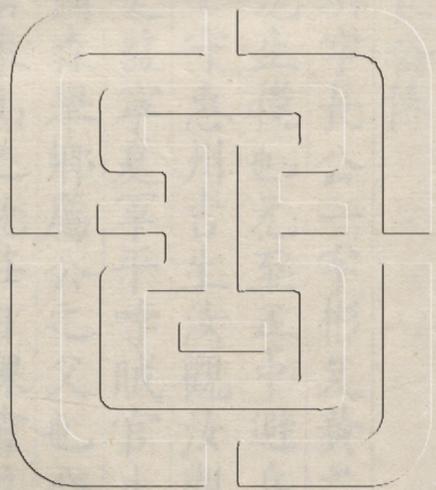
二二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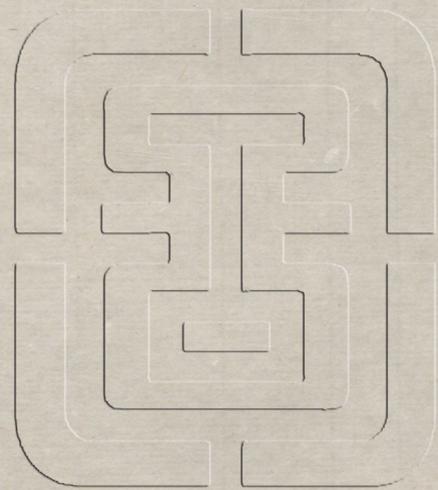


牧齋初學集卷第七十三

傳四

梅長公傳

公諱之煥字長公一字彬父黃之麻城人其先
宋宛陵先生後也元至正中避兵徙家焉曾祖
吉舉進士守惠州吉生汝觀汝觀生六子長國
楨以御史監寧夏軍平哱賊官止兵部右侍郎
第三子國森舉鄉薦公之父也公十歲喪父從
其母劉居東山之沈莊日課書盈寸侗儻雄駿
異於凡兒年十四爲諸生臺使者按部閱武騎



馬橫絕教場使者怒命與材官角射執弓腰矢
射九發連九中中輒一軍大呼以笑長揖上馬
徑去使者不懌而罷縣西龍潭絕壁下瞰公指
曰誰能下此潭不足縮者乎同游者謾應曰能
再問之如初趣舉手推墮之鷲沒泗水懂而得
免旁人皆攝讪公談笑不改色人以此異之萬
曆癸卯與應山人楊漣同舉於鄉以功名節義
相期許盱衡抵掌視舉世無如也甲辰舉進士
選翰林院庶吉士高陽孫少師以史官同館性
嚴重不可一世士獨推重公公在館中語則矯

尾厲角坐則掀髯搖扇視館閣諸公低頭緩步
暖姝相向恒目笑不自禁也居七載出爲吏科
給事中神廟靜攝日久朝政隕弛公上封事
言近日國事無內無外無大無小釀成一片虛
泡世界如蠹在樹中風起則摧耳方今民窮餉
竭虜橫兵疲大小臣工兵農錢穀之司日夜講
求猶懼不給言官舍國事而爭時局部曹舍職
掌而建空言羣天下盡爲一虛套子所束縛輦
轂之下京營之兵馬入衛之班軍戶部之錢糧
皆有費無用有名無實種種弊蠹動曰舊例不

省是 太祖高皇帝之例耶亦 成祖文皇帝
之例耶敝蠹日積沿襲爲嘗有作意整頓者不
曰生事則曰苛刻事未就而謗興法未伸而怨
集何怪豪傑灰心庸人養拙付國家事于不可
爲乎臣請 陛下嚴綜覈以責實事通言路以
重紀綱別臧否以惜人才臣所言者不過老生
嘗談能真實舉行未必非對症之藥也公旣扼
腕時政又數爲 上條奏故江陵相所以修整
初政督課名實者慨然欲有所建置疏屢上不
見省部黨角立如敵國不相下一無所附離每

有封駁恒兩非之其大指務在破私交絀黨論
矯時救弊愛惜人才而已居六載出爲廣東按
察司副使分守惠州惠獄多寃結栲一連十累
歲不得決閉門周視案牘期且日會堂下據案
呼囚明舉其刑書云何據凡決遣獄成於手中
奄忽如神嶺表多盜賊勢豪家通行爲之囊橐
盡知根株窟穴所在用沈命法分行收捕窮治
所犯卽時伏辜由是盜賊禁止惠州豪沈烈女
於水禽得就烈女死地撲殺之瘞其女於蕭烈
婦墓旁賦詩刻碑以識焉宦家子依倚父勢恣

爲奸利禽治之不可得使人曉諭其父若欲其子出而生乎抑匿而死乎其父大寤聽其子就理命寃民如牆而立占人田園若干攫金錢若干擄子女若干甲乙丙以次質對盡反其侵掠則縛狼子痛箠之曰用以謝鄉人并以謝而父也卒自刮磨爲善士公爲吏精於吏職發奸槌伏厲使疆壯逢_蠶氣類趙子都奮髯抵几罷斥舒緩養名類朱子元賞罰分明見惡輒取類張子高仁心爲質不務近名扶養元氣執持大體則漢吏弗如也海寇袁八老掠潮殺守吏潮非公

所部自請往勦嚴兵扼海道絕饋運斷樵汲散免死牌數千首服者接踵八老窘迫乘潮夜遁乞降於閩公督學山東八老率舟師援遼謁公于登公語之曰海上之役不得望見顏行今何以在此八老泥首謝曰畏公天威是以走閩今日敢不爲公死乎公文人不便武事其爲劇寇畏服如此其視學閩略教條謝絕請寄考課之暇進諸生而教誡之賢者降階執手重以慰籍不類者嚼齒唾罵申以榎楚諸生始而駭中而服久而歌思頌慕咸以爲師保父母也充富人

謀并隣生園廬使二盜要諸叢薄中猝搏而殺之有司以盜抵罪公曰是所謂功意俱惡者人止一命而盜無兩死今度主使而論盜扶同殺士衆口謹譁五月不就吏并用柱後惠文彈治耳逮至一訊而服遂以重論而二盜坐前案論死天啓元年召入爲通政司叅議遷太嘗寺少卿三年擢都察院僉都御史巡撫南贛丁母憂歸里未幾而逆奄之難作先是神光二廟相繼登格先帝幼冲楊漣爲兵科都給事中叅預顧命建白移宮及爲副憲案劾逆奄魏

忠賢罪狀羣小嗾奄興大獄逮漣考死言官擿舛漣黨以公爲首指漣就徵日公往送執手慟哭誣公在省中受取賕賂牽漣卽訊當是時鈞黨徧天下銀鐙之使四出公自分旦夕逮繫而獄久未決每呼憤頓足曰我何渠不如野貓頭致奄黨忽忘我耶野貓頭者公與漣平居相爾女之辭也已而歎曰主少國危朝家事壞於璫兒媪息之手刺血草奏大呼二祖十宗之靈撼承天門慟哭引歐刀自剄北闕下男兒死耳肯低頭駢首作園扉中一片血耶短衣襪被

從兩蒼頭跨馬北上親知股栗莫敢過過信陽
故人王思延止之曰壯哉遂與子長別矣強爲
我少留痛飲信宿而去越翼日郎報至坐追贓
遣戍思延笑謂公可以歸矣跨馬復返據鞍却
望鞅鞅如有所失也 今上卽位召還以原官
巡撫甘肅甘鎮孤縣虜中絕餉七閱月套虜土
魯多蠻犯塞軍無見糧公鈞校邊吏邀勒淮商
中鹽引悉以給商一日得鹽引銀三萬兩有奇
戰士宿飽一軍譁呼乃爲三覆以待虜遣羸卒
數百人領羸畜數羣駐牆內虜入卽反走虜略

取羸畜逐北深入總兵楊嘉謨部前鋒迎戰虜
驚將從閒道闌出則二覆起邀其後礮弩齊發
公親率標兵夾擊虜大敗斬首虜凡七百餘級
生得銀定酋王子綽木素降六百餘人悉分隸
爲精騎甘兵以此益強明年春虜復大入病痢
大黃山下枕籍相望諸將請掩捕之得首虜數
千中封賞率公曰鄙哉用是得侯何不武也遣
譯人宣諭朝廷威德乞沙蹟地活汝慎無恐踰
月虜病瘳望邊城搏顙涕泣引去虜酋小王子
入謝公返其金王取所貢矢與諸將耦射十射

皆貫革矢矢相屬虜嚙指曰真吾父也烏程用
閣訟攘相位公在鎮撒手罵詈數飛書中朝別
白是非烏程深銜之思中以危法已已冬奴兵
薄都城公奉入援詔即日啓行虜踞峽口峯瞭
大兵盡東合海虜窺河西公命援兵分五道肅
州高臺兵從西北而東涼莊兵從南而北伏賀
蘭山西徼虜歸路大兵會水泉峽口腹背掩擊
虜再戰再北斬首虜八百四十級我師遂東而
總鎮兵先譁於塗公駐蘭州盛陳兵塞諸隘口
下令盡赦脅從斬首亂一人以首虜論賞夷丁

莊哈傑等斬五人以獻公叱曰首亂者四人安
得五也賞四人扶一人一軍皆喜曰吾屬無憂
矣甘鎮去都門七千里師次邠州奉 詔還鎮
已又趣入援紆迴往還又數千里師行半年始
至本兵希烏程指劾公逗留欲用嘉靖中楊守
謙例殺公保鎮三百里甘鎮七千里保以先至
論功甘以後期論罪 上心知公材憐其枉部
議力持之乃命解官歸里久之烏程當國豪宗
惡子嗾邑子上書告公烏程從中下其事中朝
明知其滿調忌公才能借以枕公公自是不復

起矣公爲人忠誠樂易光明洞達遇顯貴人不
摳衣奉手亦不爲崖岸斬絕遇後門單士不爲
翁翁熱亦無所施易剛腸疾惡面折人過如矢
激弦一往輒發憐才好士賑窮急難雖讎人怨
家片言誣譏輸寫心腹未嘗有纖毫芥蒂也家
居門無重閉室無典謁殺雞飯黍賓客雜坐笑
語誼闡几案狼籍小夫孺子乞兒販婦冤憤赴
愬直入坐隅公召其所與交關者往復譬解平
亭曲直務使得當而止縣中桀黠奴與奸猾吏
盤互漁食閭里閭里冤結者不之有司而之公

公必禽治痛折辱之列其罪狀付守令案伏其
辜不得以勢力變詐自解由是華門圭竇倚爲
司命勢豪側目視公亦不能不爲絀服也縣阻
山多盜皆奴吏爲淵藪盜連發不得得卽妄引
平人連染株送盜得不窮竟公曰除盜莫如除
窩除盜窩莫如除勢窩具得其主名區處責問
游徼尉卒令壹切受署勢家有首匿者自領尉
卒搜捕又不得則發蒼頭健兒裹糧與俱追逐
數千里外無有遺脫驗服輒折其兩足縛送所
司俾不得受賄縱舍羣盜搖手勿復過麻城界

自送死也流賊起秦隴躡豫楚蔓延光黃間公
告戒守令勿去有我在用軍法部勒材官鄉人
子弟僮奴警巡迺遠偵探援兵登陴所畜養贛
兒數百人爲正兵備出戰收無籍惡少爲游兵
資應援一叅將領辰兵護關廂南贛大砲東粵
紅夷砲架樓櫓募獵戶操藥弩矢分伏關隘城
沈莊別墅濬渠塹具藺石渠答與縣治犄角警
急親領家丁跨馬巡徼黑夜往還數十里守者
恃以無恐乙亥二月賊乘夜遠城而南不敢逼
自是賊游兵相及不敢犯麻城者八年獻賊投

牒乞撫稱西營張獻忠每過城東指穀堆山相
戒勿近沈莊西陞兵所在焚掠過沈莊必斂兵
免胄稽首而去鄉人入保者益衆名其堡曰保
生蒔花之圃養魚之陂皆斥以予民誅茅結廬
鷄豚成社所全活數十萬人兵後凶裁振廩貸
粟又全活數萬人公以士大夫失勢家居卒能
枝拄劇寇保全江漢以其至誠惻怛急病讓夷
一腔熱血夙爲鄉里士民所傾信也官兵日暮
行劫東山寨礮石傷二騎羣噪周侍郎第登其
屋將焚焉公至厲聲叱曰奴輩三百人欲反耶

吾遣家丁縛汝如搏兔耳一軍皆聲喏擁公馬
抵沈莊聽處分而去邑子董環據東山巴河聚
衆且數萬郡邑恟懼公折簡召之曰環敢不來
乎環至竿其首衆卽日解散其呼吸應變不動
聲氣皆此類也公聽勘久之敘甘鎮前後功加
級廕一子忌公者盈朝卒不果用辛巳八月十
三日發病卒享年六十七歿之日里人皆巷哭
每歲誕日聚哭於墓者數千人向受公鑄責者
無不行哭失聲公嘗言吾於天下有三友虞山
如龍應山如虎臨邑如象臨邑者故大司馬王

洽也與同邑陳侍郎以聞好應山初歿語陳曰
昨會見野貓頭來陳駭曰何謂也公曰日午時
忽見於竹亭篁籜閒狀貌如生把余臂語曰血
書中未盡之語汝爲我證明之言訖而歿所謂
質諸鬼神者耶公卒之年先喪其壯子二孫才
成童今又弱一个焉其行事將日就湮沒後死
之責也乃据其門生萬延行狀且與其從弟惠
連念殷訪求其遺事作公傳廢國史有徵焉
贊曰崇禎初客或語予曰政將及子滅奴盪寇
策將安出余曰用孫高陽辦奴用梅長公辦寇

天下可安枕矣未幾余坐譴罷已巳以奴警卽
家起孫公當關三年旋放歸又七年公殉節死
而遼事不可爲矣長公罷鎮里居賊八年不敢
窺麻黃長公歿後二年癸未三月獻賊陷麻城
戒勿犯梅氏持羊酒祭長公墳羅拜而去

張進諫傳

張進諫萊州人也萬曆中麻城梅公克生以御
史監寧夏軍討唃賊進諫以小較隸麾下親隨
執槩不去左右賊被圍急我師決堤水灌城賊
詐降請縋城見監軍皆及濠稽首而退許朝揮

刃踰濠將及公公披襟當之朝內刃下拜當是
時朝相逼在十步內進諫色動公眈止之進諫
退曰主在此使賊好去進諫握兩拳欲腫矣公
每夕變服爲迺卒周巡城壘昏黑中辨人影相
隨必進諫也夜有零賊取食他堡一軍空營逐
之公起巡營見帳下一人植立則進諫也公問
胡弗往進諫曰軍中昏旦多警敢逐一首一級
俾主公懼然獨夜乎城下之日制府縱軍大掠
金珠委地進諫獨持一槩從公就道制府疾監
軍并絀進諫功陞黑溝鎮撫梅公嘆曰吾雖不

爭功不能不慙于進諫也且死以屬其弟子長
公長公官諫垣抗疏爲進諫伸雪有詔錄用未
幾而進諫死進諫膂力絕人躡捷如飛鳥以二
食指按屋簷擲身空中騰躍數迴瓦不墜裂亦
無磕撞聲拳擊牙旗石磴火迸石裂屑飛數丈
數十人持刀掣環刺進諫赤手盡奪羣械敵亦
不受傷跳躍上馬橫側鞦韆下上馳驟見者目
眩善料敵偵報賊出沒不差晷刻陷陣先登多
獲首虜及上功粥粥若無與者卒伍索首功輒
分與之梅公歿拊膺慟哭曰進諫自今無死所

矣嘗與壯士劇飲長安市中酒酣譚少年擊石
事進諫曰吾老矣貧不辦飲噉氣力差減尚當
爲諸君試之揮拳擊巨石石碎如粉兩眦皆裂
血出如注不數日卒

贊曰寧夏之役梅公功高賞薄將士血戰者皆
不得敘如進諫者可使其無傳哉梅公晚自號
雲中老子老子嘗言寧夏諸賊皆奴才耳許朝
饒有機變堤水決朝命造舟不終日而辦繩城
之日城中譎傳朝爲進諫所殺朝妻曰吾義不
受辱遂自縊李家宰長庚梅公之女壻也作雲

中老子遺事紀進諫事甚備余爲進諫立傳并朝事亦附見云

紫髯將軍傳

紫髯將軍者姓周氏名文郁字蔚宗嘗州宜興人也長身美鬚髯深沈好書能譚文武大略天啓中奴酋陷遼陽杖劍謁高陽公于關門首建四衛之議公喜而執其手呼爲紫髯將軍留幕中叅預謀議丁卯奴掠朝鮮踞黃海道文郁率師赴援覆舟獐子島有神人教之登木浮海而免崇禎己巳奴酋入大安口袁崇煥督師入援

文郁主旗鼓鏖廣渠門殺奴千人傷僞六王子奴移營南海子旋引去崇煥文郁兩肋集矢如蝟幸重鎧不受傷崇煥坐謀逆下詔獄遼兵潰而東上卽家起高陽爲督理甫抵關立命文郁軍前贊畫冒雨雪一日夜馳祖帥營勸諭還師庚午三月高陽以四城未復興東江牽制之師命茅元儀陳繼盛及文郁統龍武中左右協兵以往四會懼自永平潛回瀋陽中協兵譁改文郁爲中協副總兵兼攝左右兩協舟泊覺華島而劉興治之變作興治興祚之弟興祚在奴

中自拔歸戰死永平城下所謂劉愛塔者也興祚死興治居皮島陳繼盛署島事流言關門興祚未死自奴中有書招興治興治領夷丁且有變興治大恨誘殺繼盛等二十餘人揚帆至小平島距旅順五十里文郁攜僉從數人輕舟泊島口興治來見意頗施易文郁令戎服趨謁少挫折之已而開顏語曰爾兄初見閣部于關西與我結爲兄弟誓以死報國太平之戰以八百騎敗奴萬騎血戰死綏爲東人忠勇第一今爾以睚眦讐殺負叛逆之名不亦傷乎早自爲計

東身歸命殺賊自贖閣部念爾兄必請賞爾罪我一門忠義之名爾念頭再一蹉跌無救處矣興治長嘆失聲又耳語曰島中將士非盡兄弟骨肉也身在絕島惶急相隨若一登陸人自尋活路安知不借爾爲功興治覆然失色少定憇之曰閣部有成言矣陳繼盛欲殺興治非興治欲殺繼盛也諸人之死夷丁護主人誤及之非興治使之也奏去本章自家不知文義憑人做去爾但依閣部說閣部必爲爾主張興治唯唯別去文郁往興治營直入帳中夷漢兵執刀斧

猗猗離立酒酣語興治舟小欲借宿帳中興治
欣然陪宿至夜半忽逸去文郁如弗聞也留營
中五日島衆呼噪索餉口語籍籍開誠慰論衆
皆帖服比入舟並舟數十艘列炬呼蹕弓刀憂
戛然文郁曰此興治嘗我也干楨竟夕鈴折相
聞侵晨皆散去部將逃匿雙島擊傷東師之過
島者興治怒令島衆繞舟號愬文郁夜臥不起
呼其將擁被語之曰二將逗遛畏避流言島叛
自解今又激島衆殺我以實其言汝等墮其計
中可趣取我首去島衆不足恤劉氏從此無噍

類矣興治大悔悟翼日飲餞文郁使人扶而拜
之搏頰大哭而別九月興治敗奴于青山鳳凰
城捷聞高陽上奏曰興治斬奴三十餘級雖不
足以自贖其誓與奴絕則已明矣副總兵周文
郁以口舌爲甲兵跳身虎穴而偃臥其中攜其
衆堅其心申明 皇上威德一操一縱使百十
跋扈蛟螭豺虎咸就一手調服數萬兵民賴以
安定首當敘錄以爲忠勤之勸當國者惡文郁
從海外來無所贈遺引同姓嫌拙文郁不敘高
陽嘆息而已當興治變起四酋尚據灤永興治

所領皆精甲降夷盡奪兵船商舶奴方馳僞檄
誘島衆與治勾連奴孽不南走登則西扣關不
歸奴則盤踞皮島奪鮮人馬市之利借地以交
奴如宋李全故事國家方急奴安所得餘力制
島論者以謂平島之功與四城驅奴相爲表裏
孤貧赤手爲權倖抹殺至今未有能訟之者此
可爲嘆息也壬申二月孔有德陷登圍萊文郁
奉 詔率津師千六百人赴海外協勦賊擁衆
數萬自登入海圍旅順結老營于龍王堂自率
精銳屯雙島我師單弱僅龍武左右兩營乃僞

立內丁二營火器一營招練一營夷丁百人更
番出哨夜分布各艘唱夷歌遼人能夷歌者和
之賊聞之謂我營中皆夷丁也十六日遣將焚
龍王堂老營十八日遇賊雙島浮屍蔽海而下
賊知老營燬乘風遁去追擊之沉其八舟獲叛
將毛承祿旅順之圍始解二十三日追賊至三
山島二十四日至廣鹿島二十九日至黃骨島
先後焚獲賊舟四十餘艘獲僞副將都司旗鼓
叅謀官四十餘人僞副將蘇有功者孔賊在登
叅將馬聰等十四人謀以元旦行香時縛賊有

功告變賊盡殺十四人妻妾貲產盡給有功并
統其衆有功擒孔賊益氣奪三十日追賊至獐
子島中國之地始盡賊初欲據獐島西北阻江
西南控制諸島及旅順結奴掠鮮鼓煽叛將出
沒海上爲所欲爲至是乃遁入鴨綠江壹意投
奴矣文郁會舟師入江檄朝鮮遏賊投奴要路
初十日與賊戰鴨綠江卓山擒僞都司等官三
十六人十三日合兵攻賊于蔴坨鮮兵軍陸我
師軍水兩戰皆大捷耿賊遣僞官乞降請修築
南關復金州以自贖鎮兵忌其功要擊之二叛

乃繇西北遁合奴營奴舟列馬耳山下結營于
九連城文郁遣部將於馬耳山下流縛草爲
空營泅人候奴睡熟舉火奴舟火發誤奔空營
營中火亦起奴自相蹂殺無算是時朝鮮陪臣
都巡察使雒君興金自點來會師吏曹參議李
行遠來奉書奴遣使英俄兒不遺書朝鮮求款
請以耿賊質軍中款議成則並歸孔賊文郁方
條列具上而革任聽勘之旨至矣耿賊得
罪老奴逃回皮島至是逡巡不敢去奴歸叛以
求款我用鮮以款奴其名甚正視武陵用替人

之事何如惜乎其不就也文郁率單師追賊洪流巨浸中轉戰三千餘里殺傷賊十之八九俘獲數千雖未能禽孔馘耿亦足以復命矣諸鎮以畏敵敘賞文郁以血戰鐫責東事之不平豈盡疆事之失哉文郁歸貧無以爲家僑居武林布衣徒步閉門讀書作邊事小紀敘高陽幕府及袁督行間事甚覈擔簦游武夷訪曹能始于三山能始敘而傳之刻其詩于十二代選中歸而謁余虞山曰高陽旣歿文郁當爲公死矣與閩人蔡鼎無能無錫顧杲子方極論制禦闖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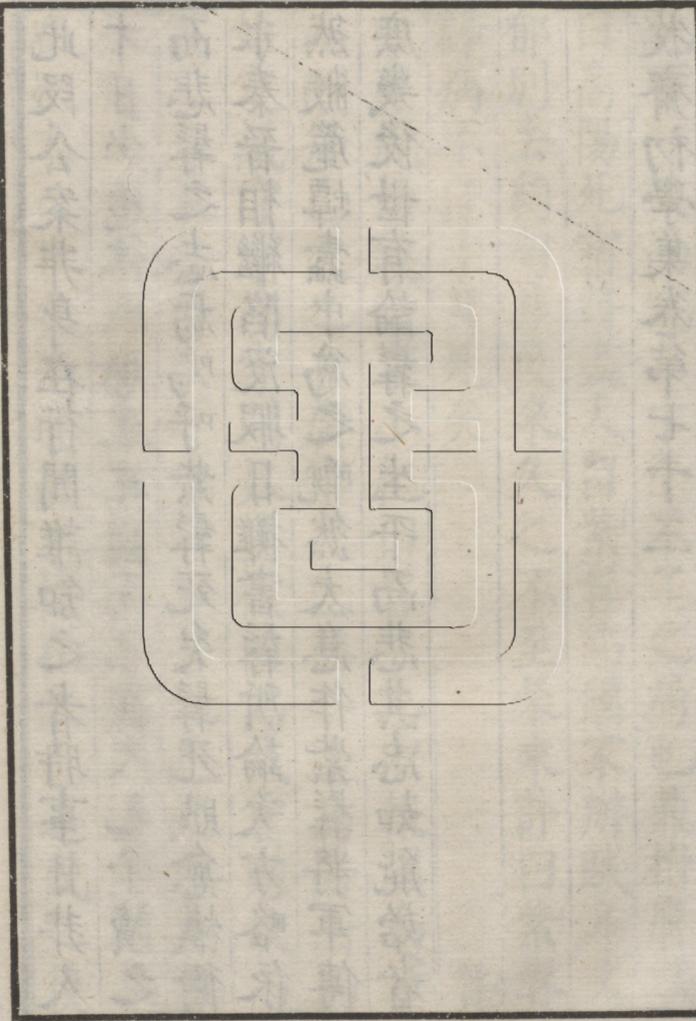
方略其言曰逆賊竊據上游江南重地當廣搜豪傑多集義勇盡收草莽輕俠團聚爲兵肘腋清則內無他虞反側歸則外有勁旅庶幾先聲可奪其魄也逆賊焚陵僭號天人弗與日捱一日坐失時機彼將撫江漢掠全蜀守豫南扼楚東則我從何處下手不亦儼然敵國乎今荆襄失而不與宋同禍者以有西北諸路可進也我師繇唐鄧進則掣其右繇隨德進則牽其左舟師源流以批搗其胸蜀師出房竹以橫截其腰秦師守關隴以控扼其面堂堂正正不錯不

亂可一鼓而完二十年不了之局也鼎拊膺嘆
曰高陽死宿將盡夫留紫髯爲國家辦賊耳文
郁別去約旬月復來久之不至杲來訃曰紫髯
歸病不汗十日死矣

贊

曰曹能始敏邊事小紀曰髯之志以報國爲重
而酬知己次之自廣寧失已無全遼高陽出而
始定議守寧爲守關奴騎撤回僞城震動故丙
寅之春袁督得以却虜守寧若已已之再出驅
奴復土神京晏如又不待明也關門遣師助禁
在奴未入口之先迎敵克捷在奴已迫畿之後

此段公案非身在行間誰知之者時事日非人
才日少追往以思來在國而不在人也予讀之
而悲髯之志焉嗚呼紫髯死矣髯死賊愈熾衡
永秦晉相繼陷沒暇日攤書髯所論次方略依
然敝麓蟬蠹中爲之慨然太息作紫髯將軍傳
庶幾後世有論髯之生平而悲其志如能始者



牧齋初學集卷第七十四

譜牒一

請

誥命事略

崇禎元年九月

先祖諱順時其先出吳越武肅王家世素封會
 祖父孤童中落先祖與其弟副使公力學奮勵
 嘉靖己未會試舉春秋第一觀政吏部是冬奉
 命餉遼東軍抵家未彌旬而卒先祖倜儻有
 大志不屑為章句小儒焚膏宿火講求天文律
 歷河渠兵農諸家之學提綱舉要薈蕞成書凡

百餘卷名曰資世文鑰蓋通典通考之流亞也
其餉遼也從老成退卒問訊虜情邊事登關城
望渝海酌酒賦詩慨然有吞胡出塞之思是時
遼東大饑道殣相望人或謂先祖南人不耐苦
寒盍待發春而行先祖曰吾一人寒其忍十萬
人饑乎抵遼中寒竟以此病卒年二十有九
先祖母卞氏先祖背棄年甫三十先君生七年
祖母截髮貯棺中以立孤自誓曾祖父性嚴重
奉事惟謹庀治喪事必先諸叔曰吾冢婦弗敢
後也分財產戒先人無取贏曰若孺了弗敢先

也先君能勝外傳不假與顏色稍不如命則對
案不食涕淚交頤居恒以綱嘗道義爲典訓曰
吾願汝爲古人不願汝爲今之望人也歲時延
請賓客省視故舊族戚閭里之窶貧者待以舉
火推食解衣設糜掩骼咸脫簪珥爲之謙益稍
長教以書傳每詔之曰吾欲效范文正公買良
田爲義莊而汝父不能盈吾志也汝必勉之又
曰我老矣正如俚語怕你做官時我做鬼至今
思其言輒爲泣下謙益舉進士先君排纘祖母
苦節草蔬趣上之留中不報侵尋十九年遇

今天子霽恩得以及追榮之典而崇臺綽楔表
厥宅里已不可復請矣嗚呼傷哉

先君諱世揚年十二三能闇記五經史記文選
凡百餘萬言世授胡氏春秋收拾旁魄搜述疑
互既成以授學者學者咸師尊之從而執經考
疑者繼於門先君自念少孤思早自豎立以報
母勤累試不見收而祖母違養蚤夜呼慕聲入
黃泉銜哀七年以孝死先君志節激昂好談古
忠節奇偉事每稱述楊忠愍海忠介諸公嚼齒
奮臂欲出其間卒之日手定其所爲古文及所

輯古史談苑藏弄之以畀謙益且遺之言曰必
報國恩以三不朽自勵無以三不幸自徇嗚呼
謙益其敢忘諸先君嘗作輦隅子自傳其葬也
宗伯宣化公誌之敢撮其大略以上史館

家母姓顧氏外祖諱玉柱山東按察司副使方
正彊直以朝典治其家吾母在女氏已有儀法
自歸先君以迨老不好戲笑不知游冶面不施
粉澤身不御綺紈目不識優倡妖尼耳不聽吳
歌瞽詞雖盛暑不飾不見媵侍雖親壻姪必闔
門與之言日夜課紡績教剪製機杼刀尺聲軋

軋然戚屬閒族出遨嬉必辟吾母有矜好炫冶者輒毀容敝服以見退而相謂曰何乃自苦或笑曰此笨人耳謙益免先君之喪數年不出母意殊安之曰兒了秀才事足矣乙丑坐闈禍削籍母迎謂曰汝無官吾有子矣闈鈞黨益急相驚追捕者日數十至母曰猶有天道汝必無恙蓋吾母莊敬閒止能識大體古所稱母師殆無愧焉

妻陳氏爲里中右族曾祖官南京國子監祭酒其父與先君爲文社相狎也故以女歸於我妻

從我於諸生十年旣第之後從於倚廬者三年家食者八年用覃恩封孺人進封安人未幾被追奪之命朝夕洶懼者三年今年得復封誥親知相賀妻曰吾聞應山母妻棲止譙樓風雪中日不得再食賴天地祖宗之庇免此幸矣庸敢有他望乎謙益追理前事亦爲黯然出涕也

刻古史談苑目錄後序

先君子讀史之役始於萬曆丙午而談苑之成則在萬曆己酉凡四載而始竣謙益奉諱以還每發故篋淚淫淫不忍視里人郭春卿任是正

崑山張粵孟任梓又六年始告成事先君子之言曰吾讀正史如饗大官焉體節之薦充溢員方久而能使人憊吾讀釋史如嘗異味焉小蟲水草蜚吻裂鼻久而能使人荒是故釋而不史弗典也史而不釋弗志也吾取材於史借徑於釋太平鉤異撮繁就簡不出瑣言碎事而天咫民則吉凶情僞之指意如指掌焉斯不亦史官之流裔而釋官之質的乎四年之中橫經籍書寸紙不遺秃管成冢子雲之手齋油素太沖之溷置刀筆以先君子方之無不及矣易簣之前

一日手自封識以詒謙益曰此宋人之遺弓也吾死無忘吾所爲殫瘁矣於乎謙益又何忍贊一辭哉循覽先君子所論次班范以前多采擷呂覽淮南及劉向所序諸書去古未遠資博而事約六代以後蕪文穢史手自繩削遂使甲乙之帳簿與腐爛之邸報字櫛句纂比於良史則先君子陽秋之筆略見一斑後有作者弗可誣已作之不止乃成君子是故勵德業者恒存乎旌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是故辨貞吝者恒存乎物差善言天者必驗於人三世之事信而有

徵君子蓋雅言之故神達咫聞終焉語有之教
之春秋爲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先君
子豈徒託諸空言其亦春秋之志乎於乎先君
子甫弱冠卽以文章節義自負偃蹇數奇旣不
得出入承明車齒牙樹頰胷有所建豎於當世
而盛年壯志耗磨於博士家言以其餘力寄之
墳典編摩稍倦輒呼大白佐之酒後耳熱誦沈
攸之十年讀書之語泣數行下也先君子之論
著盡此先君子之精亦盡此矣謙益雖不肖不
能爲箕敢不惟遺弓之言是識於乎宋人之弓

其餘勤飲矢於石梁宋人殆不亡也後有讀先
君子之書而悲其志者無論爲史爲稗登諸劉
氏輯略之列將先君子之冤默舉謙益亦死且
不朽萬曆乙卯九月孤謙益泣血謹識

先太淑人述

先太淑人姓顧氏外王父諱玉柱歷官至山東
按察司副使嘉靖庚戌虜薄都城選藩臬入賀
有威望者視師命下夜漏方四刻卽上馬去
按視訖日已旰矣逃傷者數千號哭擁門立馬
於門闔令從馬腹度虜退移疾請致仕嘗歎曰

活千人者必封吾其有後乎家居數年以嘉靖
甲寅十一月己未生太淑人於嘗熟之虞山里我
先公諱世揚曾王父贈刑部郎中諱體仁王父
嘉靖己未進士贈禮部右侍郎諱順時王母贈
淑人卞氏先公七歲而孤王母截髮自誓以耆
於成外王父才而婿之年十七歸於錢氏後十
二年萬曆壬午謙益生後二十八年庚戌謙益
進士及第先公棄背後十年泰昌庚申用謙益
編修覃恩封太孺人後四年天啓甲子用中
允封太安人次年謙益生閣罷歸奪封誥後

四年崇禎戊辰用禮部右侍郎封太淑人謙益
坐枚卜被訐次年己巳得白奉太淑人居五
年享年八十考終於內寢某年某月某日歸祔
於海虞山北市橋先公之阡於是哀子謙益哭
而言曰嗚呼謙益不天不死鬼神兇怒降茲酷
毒其又敢溢美攘善誣玄堂之片石重于天誅
謹按我太淑人之德行合於古之圖史所載信
而可徵者有七曰順曰莊曰貞曰勤曰儉曰仁
曰慈請言順曰我王母性方嚴太淑人肅共誠
至遇有譙訶側行却立若無所容先公豪於文

酒中年坎壈縱酒霑醉丙夜叫喚太淑人匿避空屋中稍閒淪湯茗而進之先公急病讓夷不治生產太淑人黽勉攸助不以無爲解終不自以爲能事及其爲母雖箱篋瑣屑必白謙益不自取進止蓋太淑人之少也爲女而未嘗爲婦其老也爲婦而未嘗爲母陰幽坤從終身而已者也請言莊曰我曾王父暨外王父皆以朝典治閨門我王母禮宗也通曲禮內則文公小學奉爲典訓太淑人未嘗知書而閨與之合雖盛暑不飾不見媵侍雖親壻姪必闕門與之言雖

大喜笑未嘗至矧雖盛怒無疾言大聲延見婦女色正而詞輯無貧富貴賤如一有輕脫陝輸者局促侍坐退而喜曰腰背閒釋去重石矣宗人侍御家有婚禮太淑人蒞事危坐達旦頭目未嘗轉動袿衣成削若圖刻然四婢子夾侍如帷牆人莫見其面侍御歎曰此異人也每舉以爲法式請言貞太淑人擇辭而說擇地而蹈浹月不出閨閫經年不識聽屏不接游閒之女不近絃冶之尼耳不聽瞽詞吳歌目不識優舞童索戚屬族出遨嬉必辟太淑人有出閫之言相

戒勿令太淑人知也。邑屋亡，賴子弟約日爲亂鄰里，洵洵徙居。太淑人曰：吾兒宦未歸，義不當出門。吾殉此而已。宗老固以請。太淑人曰：必之母氏，則可使其姪。夏時，御以如外。王父故第三日而復，每言之未嘗不追悔也。蓋宋伯姬楚貞姜之事，太淑人實優爲之。請言勤儉曰：太淑人習勞執勤，晚寢早作，既饋以後六十年如一日也。執麻枲，課紡績，賦事獻功，有程有要。寢門以內，機杼之聲，軋然刀尺之聲，琅琅然也。入其室，椀枷必整，枕簟必斂，箴管繫裘井井然也。不

耀珠翠，不施膏澤，不著方空，吹綸之衣。歲時賓祭，一御新衣，卽藏弃之。陳衣之夕，故嫁時衣猶有存者，芥醢之醬，桃梅之諸躬，親擇治餅，甌淨潔餘，閣之奠，皆手澤也。居恒以戒暴殄，知慙愧爲訓。其天性如此。請言仁曰：太淑人仁心爲質，合於佛之慈悲。老之重積，發一言惟恐傷人行。一事必思利益人，食不濡雞，鼈行不踐蟲蟻。日給食必先幼稚者，時給衣必先老病者。每置食必先計餽餘，而後食糗餌粉養，必剖分之左右。顧視恐有不滿於意，殆佛家所謂減分布施也。

宗婦乳母之類窮則養之病則藥之死則祭之
垂白扶杖哭太淑人柩前者過時而愈哀庶出
之妹歸嚴氏歸氏皆號咷隕絕同仁均愛此其
徵也請言慈曰嗚呼太淑人之慈至矣盡矣不
可以復加矣謙益生而多病太淑人之生母陳
老於錢氏與乳母共視保三人之命皆懸縋中
兒也謙益舉於鄉請於先公鬻故第以償債太
淑人勸爲之曰兒它日非無大宅者也鄰人轉
鬻故第我貧不能贖太淑人方食放箸而歎以
是知其始之挫情也謙益免先公之喪家食七

年太淑人安之曰如是足矣乙丑之削籍也太
淑人不戚而以再出爲慮戊辰之被讒也太淑
人不愠而以得歸爲喜每歡顏相慰勞曰吾老
矣汝作閤老何用落得今日母子團圓耳五年
之中保視甚於縋縵時復加一飯復損一衣不
在謙益而反在太淑人也饘醢芼羹手自調糝
遣侍婢視其食否以告逮彌留之前一夕猶是
也太淑人素堅強自持雖老能立語移日不欠
伸跛倚是歲上日壽觴初舉賀客雜遝元夕後
微告劇越三日而屬疾寢三日而革病不噉噫

沒不嘖呻右脅吉祥奄然安寢子言之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謙益之生也五十有二年而始免於慈母之懷崇禎六年歲在癸酉其免之之歲正月二十四日丙辰時加戌其免之月之日之時也嗚呼痛哉謙益狂愚悻直再觸網羅葦笥之籍同文之獄流傳洵懼一日數驚太淑人強引義命自安然其撫心飲淚惟恐見壯子受刑膠固未忍以告人也以太淑人之至德胡不百年驚憂促算豈或繇是惡子頑狼尚不從死然卽死亦何足贖嗚呼痛哉謙益三舉

子不育歸田之歲舉一子太淑人歿之七月又舉一子故名長子曰孫愛次曰孫娘所以志也孫愛之議婚於瞿給事之女孫也太淑人實命之曰人以汝故去官結昏姻以敦世好不亦善乎媒氏復以許中允之女孫告太淑人曰是先君故人之子也幸有次孫必昏於許孫娘生中允遺書許字如太淑人之言詩不云乎詒厥孫謀以燕翼子謙益敘太淑人之慈敢終之以此歲在甲戌正月小祥哀子謙益泣血稽顙謹述

外庶王母陳氏夫人壙銘

夫人外王父山東按察司副使顧公諱玉柱之側室也實生吾母外王父卒夫人來依吾母遂老錢氏夫人生於吳趨無冶容出於單門言動不苟外王父以爲有儀法善事外王母劉劉視之如姪娣劉疾革便溲皆手捧之比歿蓬垢涕號三歲無鹽酪吾母舉子多不育謙益生託於乳媪夫人視保益謹兒夜啼夫人與乳媪劔之行促則趨緩則翔四足躑躅聲與兒啼下上先君時被酒叫喚夫人抱兒匿空屋嚴寒手不敢戰恐賊風感冒兒也謙益長而夜讀夫人辟績

易數錢置果食王母卞夫人聞賜糕餅案頭累累然與筆墨雜貯謙益目屬之雖欠伸不敢寢謙益舉於鄉夫人病喜而少閒旬日卒享年七十有九萬曆三十四年十月十五日也以歲之不易權厝於外王父墓旁四十五年十二月初一日始克葬庀葬事者外王父冢孫夏時也夫人卒五年謙益中進士及第官翰林念夫人之勤於其葬也清淚徹壙書銘告哀銘曰烏目山龍澗水從君夫人窆於此誰之銘者外孫子丁巳長至莆田宋珏書石納壙

亡兒壽考壙志

嗚呼我先君與余皆單子余妻生子佛霖殤妾
王氏生檀僧亦殤泥汲焉惟嗣續之是虞天啓
三年癸亥以太子中允告歸八月生一男子是
時吾母年七十湯餅之會與壽筵相逮遂名之
曰壽耆其母微也余妻與王氏更母之兒生而
隆準豐下目光激射啼聲嗶嗶然親朋雜然視
之無凡兒啼怖狀咸曰此所謂解著潛夫論不
妨無外家者耶明年甲子余以諭德赴召兒幼
不能從每啼呼索余輒往余讀書閣中指憲樞

而號諸母羣譬解之乃止人從長安來必問爹
好否且問何時歸也余聞而憐之又明年乙丑
逆奄用事盡剪除海內士大夫不附已者余首
隸黨籍除名以歸抵家乳母抱兒迎於門入而
拜母於堂家人慰勞恍若夢寐不知其涕之交
於頤也奄鈎黨益亟邏者錯跡里門余錮門扃
戶塊處一室若頌繫然兒扶床繞膝不肯跬步
離余三年之內風雨晦明幽憂孤寂余之於兒
如形之有影未嘗舍去又如良朋好友之在吾
前而金石玩弄之在吾側也孰意一旦去我而

死耶兒病疹法不當死庸醫誤之不禁糜粥病
漸劇已而藥之稍解矣復不戒食飲以死死之
夕便溲必起於床乳母曰若憊矣無自苦兒搖
首不肯猶自力強起反席未安而沒兒僅五歲
耳於死生之際若此嗚呼痛哉兒甫剪髮能坐
立岳岳如成人僮僕見之不敢敬視戲言雖童
稚能藐大人遇余執友若程孟陽李長蘅輩拱
手側立未嘗失子弟之禮歲時入影堂見先世
畫像必肅拜致敬指問某祖某妣依依不忍去
尤好禮佛及僧胡跪膜拜儼若夙習不好戲弄

每見古書名畫摩娑繙閱至奪之不肯舍孟陽
酒閒淋漓戲墨兒得一紙輒藏去特效之書窻
浣壁華亭董尚書過余兒出扇牽衣索畫尚書
欣然點筆兒注視不暫捨尚書笑曰兒欲竊吾
畫法耶余有古圓硯兒愛玩之一日問硯安在
王氏妾曰汝父苦貧已鬻之矣兒轉面向壁悽
然泣下余亦爲泣下嗚呼令早知兒寶硯如此
卽千金弗忍割也兒尤有志節梨栗之屬不色
授不肯取乙丑秋兒才三歲江陰顧道民以鏤
刻彌勒像贈兒兒不肯受曰是去年以絲燈遺

我矣當遺燈時兒尚未晬也兒每戲笑曰我必
作狀元一日忽語余爹知我乎我錢福也自是
輒自呼錢福歲餘乃已家人咸異之余既罷歸
猶惴惴懼不免每自念卽死兒他日成立猶可
奉吾母時時摩其頂而未忍言也丙寅之三月
緹騎四出警報日數至家人環守號泣兒忽告
余曰爹勿恐爹勿恐明年卽朝 皇帝矣遂爲
執笏叩頭呼萬歲狀又曰爹所朝非今 皇帝
乃 新皇帝也 新皇帝好 新皇帝大好言
之再四余愕問何以知之兒曰影堂中諸公公

冠服列坐樓下教我爲爹言如是僮應索絢坐
檻上我叱起之詢之僮應果然嗚呼異哉是年
七八月稍解嚴明年兒死凡四月而 先帝登
遐 新天子神聖逆奄殛死慨然下 明詔卹
錄死廢諸臣兒之云若執左券而兒不得見也
嗚呼兒之言其有神者告之如古所謂熒惑散
爲童謠者耶其真吾祖吾父馮而儀之而錫以
兆語耶兒能見亡人又與謦欬相接豈其死徵
耶兒死董尚書書來慰余以謂兒必名僧異人
被謫而旋去者然與否邪兒能前知余之不死

與新天子之聖而不能自知其夭折耶兒如
有知其將不以死爲悲而以言之驗爲喜耶抑
亦余之尚愚悻直觸忤世網固當與逮繫諸君
駢死於東廠北司之間會有天幸僅而不死而
兒實代余以死也嗚呼其可哀也已古之喪子
者多矣白樂天蘇子瞻所謂達生知道者也其
喪子也未嘗不過時而悲而况於余乎孔子之
厄於陳蔡也其徒之不及門者未嘗不廻旋思
之而况於兒乎况兒之生於患難而前死乎余
於吾兒哀則哭之思則夢之懼其痛巨以憂老

母則抑而止之余處於達不達之間者也兒如
知之其以余爲不及情者而已矣兒死於天啓
丁卯五月十六日其葬也以新天子改元崇
禎之三月清明日在夏臯祖塋之旁其父謙益
爲書石而納諸壙

亡妹嚴氏孺人合葬誌

吳郡嚴柞子若妻錢氏先祖封禮部侍郎諱某
之孫先君封禮部侍郎諱某之女少保嚴文靖
公諱訥之孫婦試中書舍人諱治之婦也先祖
舉嘉靖己未進士文靖公爲座主先君少孤文

靖公召致家塾命中書爲之主中書生十子而子若其弟九子也故先君以吾妹歸焉妹之適嚴氏也中書初歿家貧多子不能具中人之產習勞執勤不憚夙夜叔姝列屋如鷄栖庭戶交錯機杼之聲相聞處之怡怡然閭閻然未嘗有違言評語也子若習舉子不就性好聚書故家舊里冷攤小肆緝聞訪求如有弗得蠹簡齧翰蟬穿鼠穴裝潢補緝目眇手繭久之聚書至數千卷賈人多就鈔傳寫因以購得祕本營求貿易輾轉不厭其得以窮老自娛亦用此也

子若專勤書癖亡矢衣冠有朱公叔之風性儉嗇數米而炊家人啼號掩耳弗顧吾妹乳哺子女支持婚嫁頭蓬不櫛衣垢不浣以其身爲席薦爲帷蓋者垂四十年嘗嘆且泣曰我爲勞人於嚴氏足矣不知何年了此債也崇禎己卯七月病暈庸醫誤藥之暴卒年五十有五吾妹亡子若忽忽不樂性理荒忽若不知人臥蓐三年癸未十二月卒年六十吾妹生子一人女六人庶男子二人女四人長子有翼卜以甲申二月合葬于鳳皇山之新阡嗚呼吾終鮮兄弟有異

母之妹二人先君愛其女異甚視其壻猶子也
先君既沒吾妹事吾母顧太淑人益親歲時歸
寧諸甥男女扶床繞膝吾晚而生子妹撫愛之
逾于己子也癸酉太淑人見背七年哭吾妹又
三年哭歸氏妹今又哭子若天之使余晚晚孤
特塊然久居此世者何也銘曰
葬從其夫銘從其妻終天之哀視此涕洟

牧齋初學集卷第七十四

牧齋初學集卷第七十五

譜牒二

故叔父山東按察司副使春池府君行狀

代先大夫

錢氏之先始于錢鏗其後吳越武肅王始有土
地家世蕃衍有宋之季有通州太守諱邁者其
子曰千一公諱元孫渡江家嘗熟之奚浦遂世
居嘗熟自千一以下至府君凡十二代府君之
先曰我王父贈奉政大夫刑部河南清吏司郎
中府君諱體仁郎中之先曰授承事郎府君諱

元禎又其先曰授承事郎府君諱泰自郎中以
上皆以節使好施稱于四方公諱順德字道充
別號春池我王父生子五人我先君實維元兄
公于倫次爲中子王父少遭閔凶家業中落公
與先君掉鞅文囿思一大振起之易衣并食焚
膏宿火蚊虻嗜膚則納其足兩甕中專勤不懈
積數十年先君舉進士高第浹歲而殞嘉靖乙
丑公遂成進士趨駕歸省不應制策又三年釋
褐授刑部廣東清吏司主事御史路楷阿分宜
故相旨曲殺直臣沈鍊論死新鄭再起欲盡返

華亭之政遂議出楷尚書以屬公公曰某所知
者朝廷三尺法耳不知華亭新鄭云何也卽
明公欲貸楷請無以不肖名署爰書尚書爲之
舌縮以屬他郎而楷卒從輕比焉癸酉慮囚關
中甲戌奔王父喪以歸丁丑服除公在比部繇
主事歷員外郎中端審奉法朝右有聲己卯六
年考滿陞湖廣嘗德府知府公爲政却羨餘蠲
苛細櫛爬垢病惠養小弱定履畝之議田以上
下豐確爲差而黠豪者不得以避徭役復條鞭
之法民賦盡輸于官官爲雇役而民不擾嚴兼

并之禁歸流亡之民而戶口以歲益定儲穀之額每百里爲委積以賑凶饑而吏不得以取盈修堤堰繕守禦立保甲嚴巡警嘗德襟江帶湖地墊而役繁民多流離公至期年郡乃大治以王母趙太宜人喪解官歸甲申補福建興化府知府自十有二月至于六月不雨公步禱于蟹泉而雨明日大雨往復崎嶇泥陷淖父老夾道誼呼曰使君其乘矣郡人給事中方萬有爲作頌焉丁亥陞浙江按察司副使備兵嘉湖嘉興搢紳爲宗人婿者其舍人子叩頭迓公于廳

事公不憚請它徙得徙金衢道以病調簡辛卯補山東之武德道武德運艘要衝而所轄海豐霑化利津棊布海上與天津唇齒倭方矚朝鮮公蒐軍實繕板榦具舟車侍糗糧亟請于巡按御史曰無張皇無誇大修實備庀實事鎮靜以戢民戒嚴以待寇御史弗善也疏論公惟怯不任倭事乞徙內地公通籍二十餘年官不逾臬副又再得量移遂決計不復出巡撫趙公可懷薦公需調久次當超遷以竟其用疏下所司知之公服官廉謹計口食俸隨牒平進白首外僚

是故右公者或未必稱其才而嘆公者卒不能
訾其守王父性嚴重以朝典治其家公既登第
少拂意長跪謝罪至介賓客以請乃解生平動
止自矩未嘗有疾言失色蓋得之庭訓者爲多
居恒悛悛如老書生補衣角巾低首徒步食不
過二簋飲不過三爵堂無楹桷之飾室無紈綺
之御生平不以問學蓋人及其卒也發其篋中
之書丹鉛儼然標記錯互人始知其老而好學
也公之居鄉居官大略如此斯可謂之恭敬溫
文篤實輝光之君子矣初先君通支于五行之

學嘗語公曰吾與若法皆當貴然若當勝我我
患無年耳先君寢疾彌留劔七歲孤以授公曰
以累汝故先君之歿也公以小子爲子小子亦
以公爲父公娶于趙生三女子側室沈氏生二
男子長曰世臣次曰世顯後先以病夭公晚年
痛悼閔默疾病纏綿萬曆二十八年歲在庚子
十二月初六日飾巾易簣終于里第享年六十
六公之幼子曰世熙其孫曰謙貞幼孺在抱奉
繚卽位呱呱之聲與號踊上下小子追話言之
在耳撫孤童之在髻送往事居俛仰再世日月

逾邁慚負生成嗚呼痛哉公夫人趙氏累封安人溫柔敬直式是嬪則撫沈所出之子逾于巳生沈亦有婦德事君夫人居寵益畏公之子孫稍長奉夫人之命將卜葬公于墅橋之新阡惟食小子毒痛馮塞不能文字庸敢濡血記事排纘梗概庶幾得請于君子以誌公之墓謹狀

從父弟忠甫令甫壙誌

代先大夫

從父弟長曰世臣字忠甫次曰世顯字令甫叔父副使府君之二子也初府君以隆慶戊辰釋褐已巳乞假歸生忠甫于徐州小名曰徐州辛

未官刑部生令甫于京師兩弟之生也相去僅三歲生同母長同師同補博士弟子員忠甫淑茂溫文有淑人君子之度而今甫性伉爽多才藝學書鼓琴習射度曲遊戲及之卽老于其伎者自謂弗如也府君均愛二子而尤屬望次子以謂能大其家萬曆乙未令甫病瘵卒年二十五戊戌忠甫病傷寒不汗亦卒年三十余老于諸生以春秋講授府君命兩弟從余遊余少失父以叔父爲父終鮮兄弟以兩從父弟爲弟而兩弟旣兄我又師事我孰謂皆去我而死斯柳

子厚所謂析余之形殘余之生者耶初府君爲興化太守爲兩弟占夢于九鯉仙手記其事雷故篋中曰余夢至里第次兒偃臥樓北窻下有老醫長身而髯者曰非得紅鉛奪命丹不可爲矣余緩步下樓長兒芒芒奔來以先君之命趣呼余余隨長兒入旁室中漆燈熒熒先君課兩兒讀甚嚴長兒從案上緝一帙示余裝潢潦草如市肆所刻時文者丹鉛塗乙相閒指其中一篇曰此人考第一卽中會元余諦視之而覺此府君所記占夢之大略也及令甫之病也有老

醫孫夢雲來自吳門長身而髯則所夢也診之曰草木之藥無所用之矣安所得紅鉛奪命丹乎府君爲求藥于金陵未至而卒忠甫後四年亦卒然則府君之記所謂長兒芒芒奔來者象兄弟之相追隨以逝也漆燈熒熒者象幽室也王父課兩孫讀者言當從王父于地下也而忠甫之卒也爲戊戌之三月顧太史起元首舉南宮其所試國學文字爲馮祭酒所賞識者忠甫求得其刻本以獻于府君府君手自標注命傳寫之浹日而忠甫暴卒然則夢中所云云蓋閻

記其死之年與其月也然府君占夢時太史尚
童稚人世之榮枯死生固已前定而課試之卷
牘點定之朱黃已顯顯然見之夢中此尤奇也
世之馮知死權悍然欲與司命爭者其亦爲鬼
神之所靳憤而不自知也於乎其可哀也已忠
甫卒之月嘗之郡城祈夢于韋蘇州夢小婢抱
一子曰此若遺腹子也驚而寤曰吾婦方有身
而抱子者此弱小婢也吾其殆矣歸而病卒逾
月果生一男子然卒天所謂遺腹子者獨兆忠
甫死耳嗚呼其亦可謂之妖夢已矣今甫生一

男子曰謙貞今漸長斬然露頭角兩弟之葬也
余漬淚執筆以志其壙而又爲之辭以告哀曰
大均播物兮倣詭渺茫札瘥夭昏兮大命靡嘗
吁嗟公子兮競爽翺翔顏色姣好兮被服煒煌
於乎哀哉兮今也則亡輔幃列列兮素帷雙雙
神理荼毒兮道路盡傷掌夢是踐兮漆燈告祥
從而父祖兮于彼幽荒追隨後先兮九京一堂
一人有子兮宗祏之慶祭祀孔時兮窀穸相望
惇惇我躬兮視天芒芒辭以矢哀兮訊彼巫陽
從祖父令甫錢君墓表

君諱世顯字令甫從祖祖父憲副府君之中子也我會祖王父贈刑部府君有五子長爲我王父次則憲副府君府君有三子而君與其伯兄諱世臣者皆先府君以卒伯無子而君有子曰謙貞葬君於憲副府君野橋之新墓君兄弟友愛其祔也異兆而相望成其志也初我王父舉進士無祿卽世病革劔先君以授憲副府君府君撫先君於孤孩克有成立迨兩從祖父之長也先君已稱名師宿儒有聲場屋矣先君以無兄弟移其友於從弟相愛不啻手足而從祖父

之視先君則師弟子如也當是時吾家方貴盛歲時伏臘文酒談讌羣從子姓相邀嬉徵逐者不下數十人君年最少才氣駿發出其輩行間相與品題人物商略翰墨皆娓娓厭聽酒酣以往自起度曲談諧雜出擊劔起舞坐客皆雷連不肯去而君又鯁介好直言慷慨急人之難先君尤篤愛之以爲真吾弟也君卒先君哭之慟伯與憲副府君亦相繼卒單妻稚子惇惇相吊先君傾身撫之壹如憲副府君之撫已也先君歿又十四年矣稚者日壯壯者漸老獨向之先

生長者邈然不可以復作至于衣冠賓從燕好
游娛之跡追憶兒童時蓋恍然若昔夢矣於戲
自高祖以至於玄孫所謂其初一人之也身尊祖
敬宗而收族宗法之廢也久矣豈或今世吾家
之流風本俗可謂美矣其于古所謂族墳墓聯
兄弟之遺意猶有存者吾家自高會以來孝友
之德表儀宗門其源深而本厚有若是耶深州
之李氏浦江之鄭氏以敦睦著聞者率是而行
其又何媿於戲其不可不念也矣君之葬也謙
貞倣古石表之制屬余爲之文恭惟君之生平

備於我先君之壙志而志行之抑沒而未章者
嘉定唐叔達已誌而銘之矣余不敢以再告而
吾家之流風本俗不可使其美而弗傳也謹而
書之以示後之人俾勿忘天啓二年閏十月從
父弟子謙益謹述

明旌表節婦從祖祖母徐氏墓誌銘

萬曆三十四年巡按御史楊廷筠言嘗熟縣故
民錢順理妻徐氏寡居苦節五十餘年鄉老列
其狀按驗不妄請得旌表門閭如會典禮部覆
覈以聞制曰可三十六年四月符下所司行

事旌其門于所居之虞山里是年十月某日節婦卒享年七十崇禎十二年十二月葬于頂山附其夫之兆初我會王父贈郎中府君諱某娶趙太宜人五子長爲我祖侍郎府君諱某次爲我叔祖憲副府君諱某而節婦之夫諱順理者其叔子也節婦故工部侍郎諱恪之孫女積習禮教凝然殊異年十九歸于我未期歲而夫卒遂以死自誓越三載父母微風之曰夫死而無子則奈何節婦曰忍死以待應爲後者曰待之而不得則奈何節婦曰待之而不得我則死

之待之而得不得未可知而或有異圖也我則亟死之父母知其志決乃不敢復言又十四年憲副府君生中子世顯出後節婦節婦抱世顯于襁葆世顯夭復抱其子謙貞今謙貞實克葬節婦嗚呼艱哉我曾王父閨門之教肅若朝典節婦雖寡眎滌濯羞腆洗勞以待旦靡敢後焉當是時晝哭不敢而況于夜乎會王父沒依憲副府君以老又豈知其子之無年乎夫死而嗣子未生毀容截髮煢煢顧影十四年之內皆死日也子死而藐孤未立單妻稚子再世一息十

餘年之內又皆死日也守節五十年而旌旌未
逾年而歿五十餘年之內節婦之爲生日者無
幾節婦之所爲方諸凡爲節者極難耳節婦長
身竦肩面如削爪鬪門與宗人言音節琅琅聽
之者皆曰丈夫也晚而好浮屠法長齋禮佛遇
內外親疎皆有恩紀謙益之娶婦也爲納采焉
其沒也羣從皆有分曰吾先姑之後也其敬順
惇睦知道理如此銘曰

曲房幽室白晝寒燈五十餘年節婦不生烏頭
綽楔漆書青史後千斯年節婦不死頂山之巔

墓木有拱堂堂白日炤此孤冢

陳孺人錢氏墓誌銘

錢氏五王遠條葉吾祖偕弟起經術從祖副使
二子歿有孫謙貞仲不絕是生長女應一索歸
于潁川宜爾室皇舅太守登大耋旣饋欣喜加
餐食維虺再夢蘭未茁長懷似續心逼塞嫁時
十七今逾廿容華嫣然初日出諄諄懷憂語啾
啾如老成人古所恤崇禎戊寅七月七中庭露
坐星月白非雨非霧衫袖濕舉火視之殷朱血
此爲何祥兆非吉低迴自傷鈞掛臆明年盛夏

病中熱庸醫索命助鬼伯老祖母徐趨視疾猶
問七箸顧啜泣歸來夜半扣門急嗚呼哀哉永
分背炎焔鬱蒸焚赤日餘閣之貧蠅惡集清揚
端好不可識木匪狸首斂倉卒二女繼殞血胤
畢悍者不殲淑不福皇天老眼嗟失職癸未嘉
平甲子吉卜葬祖塋唯墨食霜天顥顥寒凝凝
祖母扶將叫臨穴從伯牧翁銘幽宅昭女賢明
命奄忽埋石千年永不泐

牧齋初學集卷第七十五

牧齋初學集卷第七十六

譜牒三

文林郎湖廣道監察御史錢府君墓表

錢氏之先自吳越有國至文僖公惟演傳七世
而千一公元孫始渡江居嘗熟又四世曰鏞其
小宗曰珍公與余自是始分公諱岱字汝瞻鏞
之第八世孫也公抱淳稟和鍾美豐物具既醉
之五福極生死之榮哀登進士高第授書州府
推官秩滿召爲侍御史入踐臺閣出按齊楚子
孫趾美再世制科服詩書義府之訓襲青油嗚

穀之盛是其貴也壯歲服官疆仕解組不試故
藝推以治生高臺曲池丹青錯迕琳宮仙館黜
聖彌望棟桷煥乎先廟發石被手水涯是其富
也享年八十有二堅悍不衰度曲飲酒移日分
夜天啓壬戌五月廿二日其彌留之夕也猶與
客燕笑對奕飾巾就寢形神已離康寧考終夫
又何媿惟公明允沉塞弘亮端莊其在閨門也
正容率物動有恒嘗而必以豈弟爲德其在公
門也斧劈刃解舉無秕政而必以求生爲仁自
同氣以至於九族無弗卹焉自舊故以迄于婢

嫠無弗收焉貴勢熏灼而戶堂不絕夫饑寒年
齒篤老而禮貌不衰于寡稚五福之本曰攸好
德所謂惟其有之者與嗚呼公長才偉節騁足
仕塗中年牽累一斥不復以座主江陵公之故
也公爲御史八年未嘗有不次遷拜其在山東
歲所決囚不滿額江陵憲之顧亦以此知公江
陵故急才得公所止封事輒反復稱善江陵未
爲不知公公故未嘗附江陵也夫不附江陵者
公之義也江陵之能知公者公之材也江陵之
察也江陵功在社稷久而著明矣以江陵牽累

者雖不獲伸于生前亦可以白于身後矣蔡中
郎之嘆卓也柳子厚之附叔文也君子猶深原
之而況于江陵乎而況于公乎公閒與余言江
陵默然終日能一言徐定是非如昔人所以稱
王魏公者一日朝會中都畱守司官不候引奏
御史欲糾之江陵曰畱守不引奏也視朝儀果
然都門木中出火臺臣欲上聞江陵曰朽木能
生火也言者遽止公酒閒與余語萬曆初事媿
媿不休以此知公有心于當世者也繇此言之
謂公附江陵不知公者也諱公爲江陵所知又

豈知公意哉公之子湖廣副使特俊卜葬公于
湖橋之新阡旣食屬爲石表之辭余謹書其大
略而三致意于仕止之際辭繁而不殺焉不惟
以信于後世亦公之志也

鄭令人墓誌銘

令人姓鄭氏吳郡之崑山人族兄監察御史汝
瞻之側室也裔出顯肅本椒房之華胄祖惟文
康有林下之風氣麗水饒珠崑山多玉飛華落
藻是生令人幼有異姿若簪珠而衣穀弱不好
弄羞習禮而明詩秉簡贈藥國風謝香草之詞

竝宿雙飛家集詠竹枝之什年十有四歸于吾
兄宜其家室克受成福實命不猶無復小星之
嘆以弗無子載徵大國之祥瑤碧生塔旋珠在
掌花冠錦襦羅拜歲時綠幘傳鞦趨風左右徽
華播于生前高朗稱于身後嗚呼媿矣初汝瞻
乞身烏府樂志丘園壯心未灰餘年欲耗令人
妙選二八廣徵殊麗長袖短袿尺寸合度薄鬢
輕紅莊點應圖新歌子夜舊舞前溪靡不教以
屈折得之指授事昔治酒洗腆供具烹羊烹羔
以享賓客殘杯餘瀝以逮輝胞客賦既醉主稱

未晞令人身襍傭保躬親庖湍庀治信宿供帳
至旦至乃親朋契闊飲博流連卜夜爲歡棄日
未厭碧綾委地糴榆滿堂絲奮肉飛斂掛袖拂
令人巡徼有嘗傳教不絕湘簾繡幕膏火參差
突厦曲廊柝鈴周匝機杼軋軋與歌版而下上
裙布垂垂雜舞衣而迂錯所謂雖富不驕能勞
有繼者與令人服事汝瞻自壯逮老寢食飽安
疾病診眠嘗自誓千秋百年必誠必信然後下
穿黃泉親拂螻蟻及汝瞻康強壽考而令人寢
疾彌畱顧影而嘆吾其已矣幸得歿于主君之

手不幸不獲信其婦孺之志白骨旋枯丹誠不
沫惟有長依菟魄矢報窮塵耳淚承于睫視不
受含年才十有 嗚呼恸矣擁髻視燭通德
之末夕悲涼無關存歿方幅齒遇絡秀之餘年
告誠但爲家門豈若易簣之頃終戀所天如結
之心攜之入地斯可謂上流嬪人賢明貞順者
矣時維玄月禮當大歸指舜華之禮豔永謝青
陽掩玉樹之青蔥長埋黃土益也忝居南阮叨
燕西園酒後耳熱感餘論於綠衣送客畱髡詫
狂言於紅粉數峯江上如聞湘瑟淒清六曲屏

前空見思公惆悵不辭授簡敬撰刻文用以相
哀匪徒獻吊云爾銘曰

椒風兮分華蘭蕙兮遺響須女兮斗旁張星兮
河上秋風急兮白楊送美人兮北邙青溪水兮
繁霜落魚山祠兮春草長朝雲兮暮雨詒明珠
兮維之浦歌余詩兮浩倡長芳菲兮終古

族子純中秀才墓誌銘

純中諱文光與余同姓於世次爲族子純中之
父曰虞江翁年十八居海上爲倭人虜去福船
俘之以歸反接坐纛下翁大呼噉天曰我嘗熟

鹿園錢氏子也主者訊得實牒而歸之出贅於江陰徐氏依女家以居生純中所居鄉曰楊舍去繆詹事西溪家二里而近西溪年少負盛名不可一世聞純中孤貧好學延與同硯席長相優也純中亦用西溪有聞於時純中攻於舉業其視科第猶掇之也博聞強記爲敘記哀誌之文於當世所稱文章家往往能割剝馳騁與相下上爲博士弟子員垂五十年生產日挫資賣文以爲活其子姓食指日繁與其兄之孤嫠衣食百須皆仰給於十指以故其窮益甚志氣日

益無聊賴竟加老病風以死嗚呼可悲也純中深目多髭意氣嶽嶽見貴人未嘗相下奕碁爭一子至推枰揜袖不已口所欲言視人有諱避之色故大聲出之其人頭面赤腫弗顧也天啓丙寅西溪以奄禍死純中嘆曰吾與西溪俱生嘉靖之壬戌今六十有五年矣彼已得死所吾不幸以不材全其天年將安歸乎病風劇手足奇右使其子扶掖見余語不可了時以指畫几其子傳道其意以爲不獨自悲其窮蓋亦傷余之不遇也後西溪之亡三年崇禎己巳十月卒

後三月妻周氏亦卒辛未二月合葬涸岡西之
祖塋余少侍先君與純中相識比上公車西溪
語我曰純中孝友篤至今之壹行人也歸而質
之先君先君以爲信銘曰

君嘗從余遊於帝京紫宮雙闕瞻彼穆清周覽
禁苑漸臺神明縱觀輿服流睇舳舨二京三都
心維目營貫酒燕市驅驢五陵憑高吊古悲歌
涕零歸而著書贊我皇明列傳七十草創一經
故紙敗筆點竄欹傾事雖未揆厥志亦宏荒郊
平田原隰從橫纍纍蓬顆埋此俊英嗚呼刻辭

未開幽局

族兄觀伯錢君墓誌銘

吾先君作聲隅子自傳有友六人焉族世父無
登先生其一也先生諱繼科飲酒賦詩慷慨善
談論余六歲就傳先君請爲童子師王母卞夫
人笑曰若爲兒擇師乃自覓酒伴耶先生目喪
明教授弟子數人其長子觀伯借來講授余捨
所授書越席往聽觀伯與諸弟子皆目笑之余
心知其爲少我也當是時觀伯長于余八歲頎
然長身余才與書案等耳後數年觀伯與余爲

文會方其據案俯首經營攻苦風炎日燥筆墨
憂憂然余從旁掣紙捉筆謹叻相亂或指目其
額汗眉蹙以相嬉笑觀伯張目疾視不接一語
久之嗚噓不可耐亦所然一笑也又數年余與
諸名士爲竹林之遊遂罷去觀伯始補博士弟
子員家益貧讀書好古修君子之行悒悒不得
志以死天啓六年十一月也年五十有二崇禎
九年十一月觀伯之二子龍躍龍惕卜葬于羅
墩祖塋之昭穴啓前母吳氏之權厝附焉哭而
謁銘於余嗚呼余猶及見觀伯之成童以迨於

壯而老死又見二子之纘言厲志克有成立以
葬其父則余之閱世亦已老矣追思五十年事
語言嬉游一觴一飯顯顯然無有忘弃蓋不獨
中年親友取次凋落有酒闌人散之感而余之
衰遲慵墮老而多忘不自知我非昔人爲尤可
嘆也觀伯諱爾光裔出吳越武肅王自千一公
始家嘗熟傳八世爲探樺公諱元祐觀伯之高
祖也觀伯與余繇是而異銘曰
孰穿匪坎孰隱匪阿瘞銘斯石君有則多

嶧縣知縣何府君墓誌銘

府君何氏諱允濟祖諱墨父諱鉉邑之甲族也
萬曆戊子以國學上舍生中應天府鄉試五上
春官謁選知東兗之嶧縣事左遷授雲南幕致
仕年六十一而卒夫人錢氏山東按察司副使
諱順德之女謙益之從祖姑也後君十六年年
七十八而卒將合葬其子珩枝奉府君之墜言
乞銘於謙益於是小子謙益泣而言曰於乎我
先君幼孤移其孝於從祖視從祖姑猶親姊妹
視其夫猶親姊妹之夫而我先太淑人之于夫
人則親嫂婦如也吾于君與夫人少而有記焉

長而有見焉老而有痛焉其弗忍以不之志也
志吾之所記者曰吾爲兒時王母卞夫人無恙
君與夫人歲時伏謁羣從中表畢集皆鮮衣盛
飾從容歡讌君身衣補衣俯躬低視間一齟齬
而笑未嘗至矧先君字呼之曰商楫兩眉閒幾
何著多許徽纏耶卞夫人亦曰何郎姪姪修謹
大姊談笑大噓如雄快男子是亦一反也吾之
所記者如是君與夫人之生平其可知也志吾
之所見者曰君好詩耽禪大書于壁以高達夫
何次道自況吾少與珩枝同學君時時相就劇

譚閒發狂言柱其口亦所然不色忤也北上公
車舟行出嶧境嶧多盜君戒驛徒干楨降顏色
好詞誣諉之比暮擊柝聲寂然各鳥獸散矣問
其政計口食俸決杖不過十見上官愬民窮盜
起其容有蹙如與家人絮語竟用是左官家產
日落與夫人廢箸析居里人皆嗤君拙宦而亦
知其非貪吏也志吾之所痛者曰府君後我先
君七年卒夫人之卒也後我太淑人四日耳天
降割于我兩家死亡彫謝如笋之旋圻其籜二
三稚子衰麻哭泣煢煢相向則皆蒼顏白髮矣

當吾之舉進士入史院也府君需次長安賦霖
雨篇以張其事再罹鈞黨之禍屏居奉母未嘗
不有愧乎其言也吾每侍太淑人念夫人有子
而貧輒停箸嘆息吾心多懼凶又惟恐不得如
夫人之子嘗在母前也繇今思之所愧乎府君
之言者已矣所羨乎夫人之子者又豈可復得
哉嗚呼小子創巨痛深于君夫人之葬假茲石
以告哀毒痛憑塞序而終焉所為至哀無文者
乎是為銘墓在嘗熟縣東之宛山今年實崇禎
陸年

陳府君合葬墓誌銘

府君姓陳氏諱欽光字唐父其先自閩候官徙嘗熟以國子監祭酒諱寰者爲祖以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諱察者爲伯祖以南康府同知諱堯仁者爲父南康娶瞿文懿公之女府君瞿之自出夫人朱氏工部主事諱寅之孫監察御史諱木之子也生男三人伯曰治體次曰治猷曰治揆女子四人其次爲余妻累封淑人孫男女十五人曾孫男女七人府君孝友順祥長不滿六尺低首俯躬語言恂恂然少學於元舅太僕公

鏃礪志節侃侃如也宗人使盜殺其從弟橐金行賄府君叱去之夫人長身魁形謦咳如偉男子縫紵烹飪勤勞不懈既饋以至偕老無迂色無違言宗黨之人咸以爲媿德也我先君通敏彊博爲世儒宗長于府君六歲賢府君而友之酒食徵逐披見肺腑故次女歸於我余成童與伯子爲文社在塔院之荷亭府君莅焉余甫削藁上浮屠穿廊廡叫囂跳擲日下春歸院伯子猶刺促硯席閒府君手余文巡其坐而數之曰若嘔出心肺得錢家郎一言半句乎若何不承

其餘竅乎既而夫人送酒殽相勞且譙且數刺
刺不少休燭跋而罷院僧環聽竊笑以爲嘗府
君爲文攻苦振奇搢擢胃腎年五十二才得試
鎖院歸語夫人吾生平望省門向西而笑今得
快意矣日相度旗竿何向燕饗何所戒夫人庀
羊酒以俟已而寂然煩寃結轡意不自聊病不
良食明年庚戌余及第報至爲解顏少食粥糜
閏三月十二日遂不起夫人後府君八年卒年
六十有六府君握文勵志蚤夜呼憤思繼其先
世及外家之緒而不可得比其老且病矣聞余

之獲雋而喜以爲猶于吾身親見之也今余荏
苒遲莫頽然一老書生不獲立王功活生人以
盈府君之志死者如可作也其所自爲攢眉者
安知不輟然一笑而其爲余開顏者又安知不
喟然三歎乎嗚呼其可悲也已以歲之不易家
門之陵替府君權厝淺土夫人尚在殯宮以崇
禎十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合祔于頂山之穆穴
淑人率其弟姪跪而請曰夫子銘矣嗚呼余何
忍不銘銘曰

將將蘭錡峙高門兮天作好合叶朱陳兮鸞歌

鳳舞歡友賓兮舟藏樹靜日西淪兮蘭芳蕙問
委窮塵兮頂山之墳旣固安兮光氣熊熊宜子
孫兮夕雪掩路晨雲也兮望彼列楸涕霑巾兮
總角獲見眷嘉姻兮懷舊東武愧安仁兮刻詞
好石訊千春兮

牧齋初學集卷第七十六

牧齋初學集卷第七十七

祭文

祭于忠肅公文

萬曆四十七年己未十月庚戌朔越十日具官
錢謙益謹焚香再拜昭告于明故特進光祿大
夫少保兵部尚書贈太傅謚忠肅節庵于公之
神曰於乎己巳之變乾坤晦冥公舍一身以奠
九鼎朝社不改枝葉重光佑 憲啓 孝以逮
我 皇承平日久蠹生孽芽政出多門鬼載一
車猶之不遠戎索墮阨蠹爾侈奴實訐東鄙屠

城覆師勢如燎原建國僭號自踰短垣天門沉
沉靈璫不開羽書警急羣言喧阗司農司馬以
及卿士目瞶口張象物而已譬被大廈風雨漂
搖主伯偃臥僕夫號咷雖則號咷亦不是力或
咀或呶有黨有克人亦有言主辱臣死四郊多
壘大夫之恥嗟余小子憂心錯迕如夢方寤如
瘖欲愬號伯有戒助予無朋哭泣不可告哀于
公岳墳宰木宋宮黍禾湖山故國公神所過靈
風肅然素旗欲舉馮余悃誠告以兆語謹告

祭趙端肅公文

天啓元年歲在辛酉九月朔日巳亥翰林院編
修錢謙益謹以瓣香之儀致告于明故資德大
夫政治上卿太子少保刑部尚書贈太子太保
謚端肅趙公之墓曰於乎昔在我祖受知于公
遇以國士拔諸孤童哀哀我祖一第早夭公悲
祝予涕泣傾倒我祖雖歿遺跡粲然感恩知已
有詩卅篇迨我先人拜公馬首故人稚弟厥愛
孔厚昔我童牙嬉戲徵逐大母教我無忘端肅
老者木拱稚者髮白耿耿斯言猶在宿昔今我
銜命掄材于泐趾望濤江我心如折敬遣一介

拜公墓次問公子姓告以舊事惟公明德如岳如山我摛國史如識面顏庶幾夙夜黽勉終古用以報公亦念我祖嗚呼尚饗

祭傅文恪公文

萬曆辛亥我師太常寺卿管國子監祭酒定襄傅公卒于京師之邸舍其門人錢謙益方在苦塊爲位而哭行心喪之禮既免喪浮湛里門又七年所復就班行 今天子改元之歲奉簡命偕屯留暴給諫往典浙試既歲事始得遣一介附給諫以入晉謙益乃洮頽炳蕭望拜稽首爲

文以告于吾師之墓下於乎哀哉昔在丙午獲登公門遇我國士付以斯文曰我得子可謂弋獲如陸得愈如歐得軾載上公車拜公邸舍長其羽毛借以聲價吁嗟末俗限隔勢位舉主門生儼然相吏惟公于我德音孔咸乃授几席乃親杖函僕隸謹迎家兒掣曳不辨主賓况乃師弟我舉南宮公笑筦爾非我實賀乃爲國喜麻衣如雪嚴霜夏零唁兼以勞輒涕交拜虞羅高張宦海喧飀我旣銜恤公亦念歸公書告我長安碁局拙工斂手旦晚初服歸未再葺俄得公

計創痛因仍噩夢錯迕荆棘布地風濤稽天沉
沉故園一曠十年敬走一介拜公墓門陳根幾
宿漬酒尚溫哭不憑棺奠不親竿臨風告哀有
淚如寫嗚呼哀哉自師之沒星霜遙遙歲將一
紀代更三朝朝著鼎新班行嗔咽人材日凋
黨論未輟東方小醜訛我全遼兵餉鈍敝徵輸
釋騷我躬不閱惟憂用老滄海橫流歎彼腐草
寸心如折酥以告公沒而猶視公神所恫我心
雖長髮已種種三組無聞一官猶冗感恩知己
先民有言何以報公不辱其門嗚呼哀哉尚饗

祭高陽公文

維崇禎十二年歲次己卯正月十七日乙亥吾
師高陽少師公殉國報至越翼日丙子其門生
錢謙益爲位于墓次之明發堂製加衰之服率
稚子孫愛拜而哭之越三日戊寅謹具特牲之
饗昭祭于吾師之靈嗚呼戊寅之冬奴陷高陽
謀報聞至旁午未詳我前知公就義已審中心
如擣退哭諸寢流聞錯互傳遽梗塞如魚挂鈞
耿介胸臆疇昔之夕邸報北來公死信矣嗚呼
痛哉山川北流尾沒勃碣公生斯世一柱碑瓦

羯奴何人而敢余侮圻我地維折我天柱箕尾
黯黯斗極矇矇將相兩星齊隕崆峒日食三朝
熒惑在廟野熊嘯邑祆火震礮蝗飛川涸不令
不寧天用漢法移諸股肱身塞災青以奠九州
奴刃如飴上尊養牛嗚呼哀哉公初出鎮畫關
爲疆赤縣黃圖寄命堵牆奮袂抗議屹如泰山
誓復河西以保危關經營華路儲峙糧糗奄有
寧前以及錦右戎索稍定奄禍遽興晉陽之甲
蜚語沸騰緝緝羣小馮奄逐公羯奴拊手酌酒
河東公再出鎮畿輔踐蹂遼帥驚奔如逐瘵狗

呼吸定變徒手單車倒戈入衛關門晏如巖疆
復宇叛人獻馘露布晨馳都門晝闢奴焰孔熾
倚公長城綸閣虛席鋒車急徵奴警解嚴視公
贅疣一肘後掣衆喙旁咻任重權分功大失少
角巾歸里未厭羣小天門蕩蕩雷車殷殷愁置
一老以膏奴吻羣小鋤公如根如莠羯奴何知
爲彼假手子期割心弘演納肝千秋萬世同此
寸丹入相出將取義成仁魯公晉公合并一身
公歿之日屋廬蕭然左圖右書蕩爲雲煙輦輪
捆載今復何有藉手羯奴閒執讒口闔門殉國

未悉幾人故知從公竝侍帝晨白首門生未獲
死所臨風告哀老淚如雨嗚呼哀哉尚饗

再祭高陽公文

維崇禎十二年正月十八日丙子門生錢謙益
哭我師高陽公于墓次之明發堂爲位而奠焉
士友之來吊者拜焉已而疑所服心喪三年洙
泗以後未有聞焉我未之能行也唐制爲座主
齊衰三月宋蘇軾之喪張方平也亦然本朝不
爲座主制服倣于唐宋之閒其可也於是服齊
衰三月越四月十九日丙午始除服復爲位于

斯堂陳庶羞清酌之奠而爲文以告曰公之殉
國于今改年自我制服蕙莢三遷心喪慙古純
采違衆齊衰三月倣彼唐宋日月不居我服斯
除我心悠悠式傷且瘵公之云亡 當宁閔惻
三靈震驚四海嘆息公之完節 上帝所畀孔
曰成仁孟曰取義彼何人斯別有肺腸讒口囂
囂訛言孔將絕倒慶幸擲榆罵詈稽首羯奴頌
以天吏蜚語流傳謗書沸騰糞擲蟾蜍矢集青
蠅方叔元老再鎮危疆定我戎索驅彼犬羊威
名燁赫羯奴所忌彼何人斯與奴合契勅碣傾

北山海墮東奴賀塞外彼賀域中公神在天驂
乘三后參旗導前雷車殿後受命帝所汎
掃羣胡朝蹂歷城夕靄幽都鬱誅羯奴告成于
帝朱書烏篆刻銘雲際視晝暝夜舒雲握風
視彼讒人眇如蟻蠊伊余小子才薄德翰惡言
禦侮媿彼仲繇堂堂白日煌煌青史不負師門
庶其在此嗚呼哀哉尚饗

祭都御史曹公文

崇禎七年九月甲子具官門生錢謙益謹以清
酌庶羞之奠昭告於故都察院左都御史曹公

之靈嗚呼公居諫垣萬曆之中門戶角立鈎黨
成風惟公公忠彊直昌言折衷誓欲渙論訛之
羣疏道學之禁使正人君子拔茅連茹相與扶
國運於昭融公去而黨論不可復挽朝廷遂爲
之一空及其再出黨禍蘊崇椽人負嵎小人乘
墉幸脫屣之云早幾不保其一畝之官天開地
闔閭孽蟲蠢萃宮鄰與金虎集矢鏑於薄躬公
在憲府扼腕奮筆余得脫於羅網而公遂不免
羣小之匈匈遡國論之翻覆二十年餘俯仰三
變而公皆身當其衝忠君愛國憂心忡忡正色

寡言大道爲公樂善類之應求信聲聞於鼓鐘
嗟讒口之描畫終不能抹撤其清忠公之在朝
國論有所楮柱人才有所託依而小人闔寺有
所畏憚而未逞其毒凶公之去國維蜀之籍滋
多同文之獄交作而狡夷流寇皆接跡而內訌
公今已矣朝亡元龜世失砥柱而國之元氣渾
淪磅礴獨全歸於鴻濛嗚呼哀哉已已之夏我
車載東出祖於郊有墨其容閱世道而三嘆匪
興愾於飄蓬追陳跡於六載恍昔夢之攪宵儼
觚稜之在望撰杖屨其奚從緘哀辭兮千里寄

老淚於秋風

祭南昌劉宮保文

維年月日具官錢謙益謹用清酌庶羞之奠致
祭于故光祿大夫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文淵
閣大學士劉公之靈曰昔我先廟明日達聰
朝入翼室夕而相公政決壅河士起死灰謹呼
鼓舞如風如雷先帝知公可託冲子臨終之
命親憑玉几宮鄰膠結婦寺披猖重陰積霾籠
蔽少陽公率諫臣定策樞前手捧旭日出於虞
淵國論喧呶夷氛孔亟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自

昔權奸衡執國柄驅除元臣罔恤顧命逆瑾作
難先去雒陽逆賢之焰逐公始張正人在朝國
有綱維如坊止水田者不知及其一去若決大
川誰能捧土塞彼滔天聖明御宇號咷博求番
番黃髮國斷王謀風波喧逐播傾楫墮長年三
老袖手安坐有黨有讎人或祝之何辜于天俾
不憖遺嗚呼哀哉神宗末年黨論弘多詞垣
有人咸離網羅公曰善人國之元氣正色直詞
出我衆忌閣訟再起公爲國恤扼腕填胸恨不
我直我於朝著如鴻一毛公之寶之和璧赤刀

豈無公望豈無卿才曰一个臣公何愧哉奄種
蔓延黨禍沸騰海宇瘡痍陵廟震驚古之蓋臣
視不受舍公雖長寢憂心愴憚溫公病革夢語
頻繁陶公之歿豈無話言千里寓詞揮淚如雨
何以報公一慟千古嗚呼哀哉尚饗

祭孫文介公文

歲丙子之孟陬兮春氣奮而青陽哀夫子之北
征兮載元氣而上翔天門開而詆蕩兮中宮雲
其景光排玉戶而撼金鋪兮謁神祖于瑤堂
嗟官鄰之盤互兮值金虎之披猖童謠倉琅於

尾鷲兮優歌枯菟於特羊選巫咸而叫帝閭兮
灑血淚之浪浪策書夕出於禁闈兮青社朝分
於雒陽仙李盤根於奕葉兮桐圭蔽芾于扶桑
神祖揚靈而慰余兮覽余情之信芳下天街
而躊躇兮顧帷幄而慘傷退致命於皇考兮
哀天壽之弗將雉羹斟而莫饗兮何蜺形而第
裳龍胡相逮於下土兮馬劔高懸於尚方指皇
天以爲正兮誠不忍見白日之蔽壅靈旂紛其
下上兮儼大行之在傍飄風扶其輪轂兮雌
霓連蜷於袞裳梟揚白虎先後而陪扈兮望豹

尾之茫茫厲天津而橫度兮限析木之無梁盍
歸來乎箕尾兮列東維之舊行九子睽而斥絕
兮教客哆以鯁揚仰閣道之迢遙兮憎卷舌之
光芒觀車騎之滿野兮誰策馬乎王良指街北
之旄頭兮睇苑東之天狼耿河漢而獨處兮終
抱恨於七襄重曰浴蘭兮沐芳佩瓊琚兮升君
堂君之堂兮幽幽奠桂酒兮陳柘漿日晚晚兮
君不御期夕張兮夜長靈之來兮儻而逝旋回
軫兮帝鄉登端門兮太微掉帝車兮中央齊氣
候兮台階和陰陽兮戴筐空貫索兮垣墻撫天

榕兮攬槍燭王燭兮暘永風降四時兮嘉祥竝
傳說兮漢津應南極兮壽昌

祭唐太嘗文

吳會之閒參錯俊髦儒林文苑蔚如牛毛其書
滿家行汗牛馬馱聞動衆著述或寡我得公書
輔世二編俛讀仰思其人儼然上窮掌故下逮
蒙古如醫有錄如碁斯譜病在膏肓良醫出走
一著之差國工斂手諒其實虛決彼明昧如丹
如青以著以蔡我讀公書昧昧以思公之爲人
我亦見之氣雄九軍目營四海匡時力阻報國

心在蜩塘內沸戎馬外訶番番黃髮痠瘡在躬
搖手不得轉喉觸諱慨當以慷憂或成畏苦心
沉沉託之寸觚摹此前哲教彼後夫於乎公乎
今其已矣長編猶新九京誰起伊余與公素昧
平生勞公記籍問其氏名蟲刻徒勞馬齒滋長
何當于公而辱嚮往嗟此哲人未奉緒言歿思
典刑在願執鞭先民有言讀書尚友繫我于公
接跡已久申寫夙心跪而致辭如與公言公其
聽之

祭翁太嘗文

君少執經于我先子君居函丈余嬉稚齒著履
加膝捉筆書几顛倒裳衣狼籍文史君不余嗔
頷之而已時或眷然顧我則喜君爲鄞令冠帶
陸離盈盈稚步宛宛容儀余方駘宕幼而服奇
蓬髮歷齒不介而馳君笑顧我如髻齷時呼我
英妙勉我下帷余偕計吏君官夕郎握手道故
推星閱霜興言負笈念我倚床釣游儼然况乃
門墻引滿爲壽感嘆相將伊余通籍閔凶遽臨
冰雪距門哀猿叫音風濤相逐歲月滯淫我思
古人考槃在吟君躋首垣陟于卿寺休沐言歸

把醖相視契闊過存雜坐讌語流連故舊問訊
寒暑觥籌迴翔令章容與人醒夢夢君醉楚楚
余顧而言君其鼎呂是亦爲政何必遠舉納言
甫推賀門攸萃不燕于堂胡哭于次明旌低昂
拭眼疑寐單杯親筆髯鬚殘醉於乎哀哉九閭
沉沉奏囊交跣君爲勞臣僂俛左掖如涉洞庭
颺衝颿激魚龍湛浮上作霹靂長年三老不震
不惕亂流而濟粘天浪息奉嘗清卿雍容媛姝
周道如矢範我馳驅回視中流揆柁號呼如旅
獲歸如負驟蘇大限俄窮莫騁修塗不躓于險

而躓于衢於乎哀哉君弟畜我實自童蒙余慙
昌黎事實如兄余鈍而頑君駿而通飛鴻雜駁
厥喻則同余序疏草擬于文莊斯論倘篤君爲
不亡于祭告情纏綿惻愴靈其降止愼焉戶堂
尚饗

祭王二溟方伯文

惟兄與我戚屬中表兄弟畜我申以朋好心跡
因依肺腑傾倒兄爲松柏我若蘿蒿兄在先朝
郎潛已老我官詞垣載筆探討日旰車闌霜寒
馬早邸舍蕭條禁鐘縹緲彷徨官燭流連清醪

客衣欲單旅飯不飽互裝絮綿迭饋鱸葑仕路
喧塵物倫苛媿鈞黨刺促憂心悄悄兄如復陶
卷舒馴擾我如箕箒動被屈撓過從歲時慰勞
昏曉嘆息風塵信誓衡茆征蜀之役兄出南道
禽其渠帥以殄蠻獠有功不伐捷書莫攷隨牒
平進回翔窈糾金盤火齊高牙大纛何當目營
徒有頭棹年旣懸車碩寬獲考三徑嘗闢一室
自埽築室面山浮塔引沼詩成綺靡曲度懊惱
徵歌激越選舞僂僂晷增日促燭繼月皎百年
何幾而遽不保二品非榮八十猶天嗚呼哀哉

我困蓬藿黨禍未了銀鐙牽連網羅搜攬兄過
執手爲我心標感懷賦詩憐我纏繳迫我言歸
音塵杳杳笑言髣髴竟夢惺恍手簡盈篋殘詩
在藁每一念及淚漬懷抱蕭蕭朔風飛飛丹旆
辭其旅室歸彼域兆奠此一杯以當祖道榮名
何之物化非寶敬赴素車敢負宿草嗚呼哀哉
尚饗

祭于惠生文

惟我與君定交晚晚疇昔之歲過從繾綣邀我
園林燕我池館妙香滿室乳茶傾盞橫陳尊彝

傾倒篋衍最秘惜者華不注卷煙巒雲樹髣髴
在眼楚酪和鮮吳羹翠飯露雞清烈子鵝永雉
華酌既陳清言徐展上下騷壇揚扈詞苑有難
必訓無和不反晨花日傾夕竹露泣班荆語長
刻燭晷短君爲所然顧語小阮蘭亭栗里斯會
非遠詠君歌詩綺靡擘緩香奩艷冶玉臺婉孌
溫李新聲徐庾舊撰志士失職高才連蹇轍魚
過河轅驥下阪漢妃嘆盈湘娥淚潛桑者閨閒
棗下纂纂晚就我謀有書徑寸自悔少作請循
其本顧我夢夢其顏有赧猥以枯竹負此青簡

伊余衰暮見抵罷免老屋三間衡門兩版得君
慰藉忘我蹇產承君之計回環自付天不慙遺
我老無伴凶星纏綿風波搖演餘歿奄及能使
君殄申戒烝徒勿俾我善君方大歸我又病瘡
抒詞告哀酌以一醖漬酒有時豐碑可纂庶幾
陳根伸此悃歎嗚呼哀哉尚饗

祭徐元晦母王夫人

維年月日某等謹修生芻之奠敢昭祭于徐母
太原王氏夫人之靈曰于維夫人克媿德門珩
璜比德榛栗告虔娠賢振振起家藹藹鼎養滋

豐蘭綺未改受茲介福既壽而康杖而唾遠視
則履強有攜有嬰扶床坐膝勉薦滑甘謹覓梨
栗八十五年飲醇含飴飾見舅姑優游大歸藥
藥元晦呼號罔極僕御助哀閭里嘆息自母有
疾于今二年不櫛不翔鮮或墮言嘗藥蜚吻滌
淪龜手便溲枕藉禱祀望走云何百年大限不
回圻子于裏奪母于懷嗚呼孝思曷維其已子
如元晦斯則可矣我思古人囊身置褚豈不重
氣曰有老母勿謂任俠言不中程不許友死載
在禮經小人有母甘毳罔效或聞而危苟訾以

笑登母堂宇拜厥几筵孰不爲子能不潛焉母
日子兮無然涕淚仔肩我孤以永錫類靈如愾
焉至止徬徨何以昭祭永言不忘

祭姚母文夫人

昔在甲辰始識孟長如古定交杵臼之傍夫人
聞之爲具酒漿高歌擊節意氣慨慷酒闌燈灺
襆被對床過從信宿日移夜央談圍樹頰文戰
掉鞅秋風矯厲寒星角芒夫人欣然恕其瞽狂
列在猶子許以鴈行自時厥後燕游孔嘗樞衣
拜母酌彼兕觥鏃礪道義切磨文章响濕濡沫

蛩巨扶將相繼通籍班聯玉堂譬彼花鄂前輝
後光追趨禁近委珮成行退問起居欣欣樂康
夫何不吊零此嚴霜帷堂旅舍扶匱嚴裝逐子
不返將母則亡哀哀廣柳蕭蕭白楊回風漂搖
懼靈閉藏四序歛擘五音奏商莞莞孝子削杖
瘠傷羣鳥助哀百草不芳伊余屏廢在天一方
奠不親竿結轡中腸嗚呼哀哉天運險易物情
燠涼惟此恒德亘古爲綱閭闔之門表厥宅坊
烏頭雙闕漆書煌煌母師之訓凜于珩璜如眉
山母羨彼范滂舜華朝榮蜉蝣夕僵天寒澤凍

松栢彌昌禮宗女表令望大書深刻俟諸
瀧岡無曰遼遠視天夢夢靈其緩鞞醕我一觴

牧齋初學集卷第七十七

